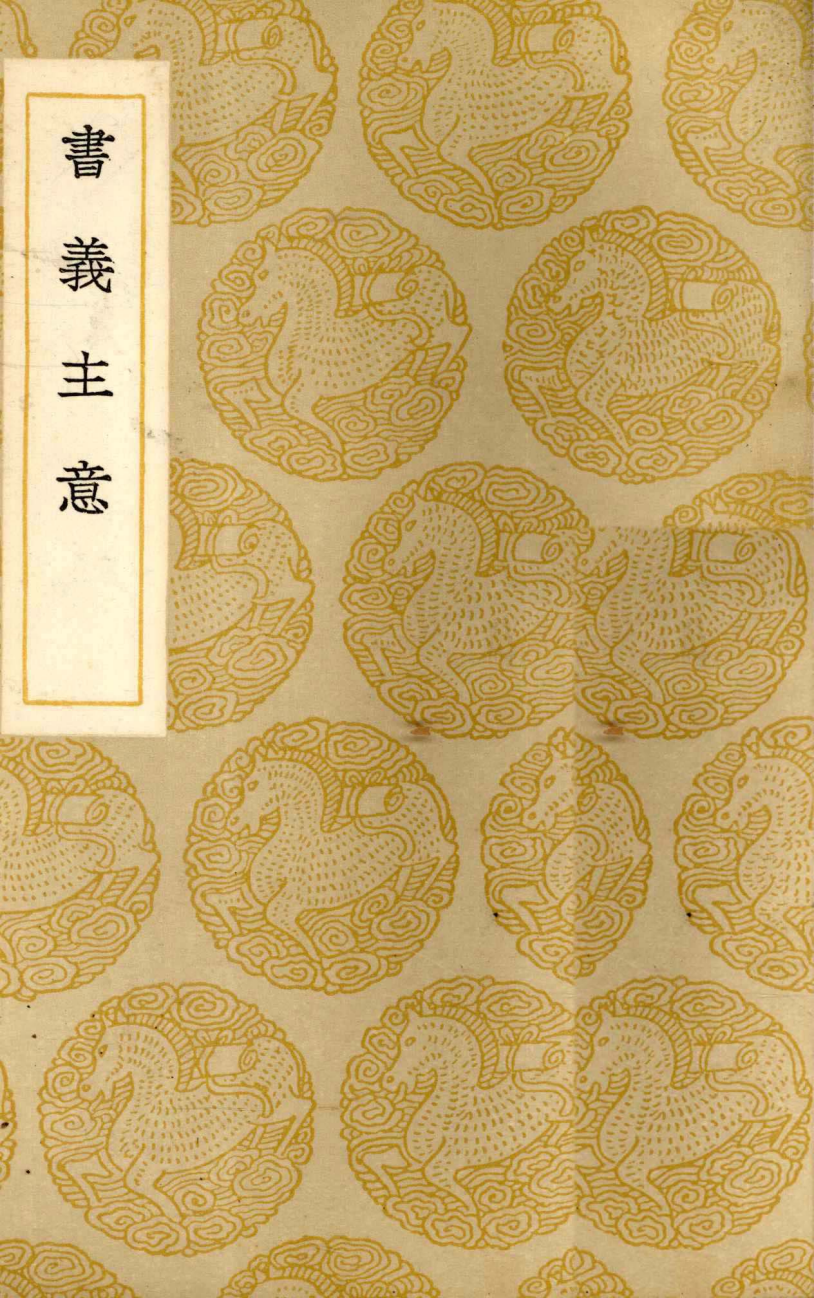


書義主意





書 義 主 意

王 充 耘 編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書義主注意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編者

王

充

耘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

務

印書館

發行所

商

務

印書館

上海及各地

上海河南路

上海河南路

五八五二

詳

書義主意卷之一

元 進士王充耘與耕編

虞書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此史臣贊堯之辭。放勳二者。總言其德業之大。下文乃申言之。欽明文思。以論其德性。而繼之以安安。其得之天者。異於人也。恭讓以總其行實。而先之以允克。其行諸身者。又異於人也。故其所以光被四表格上下。蓋極言其德之所以充塞無間也。所謂唯天爲大。惟堯則之。其德□□□而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塞乎天地。有不可掩者。此所謂放勳也。

德無盛於帝堯。故史臣之贊美之者。亦非其餘可及。前旣以二字總其概。繼申言其詳。末又言其效。見得帝堯是生知安行之聖人。其德業如是其不可及。其後稱舜禹臯陶四稽古文法皆同。但有輕重詳略。如贊舜曰重華協于帝。此一句足以盡舜生平。不過曰舜如堯而已矣。堯舜皆聖人無所優劣也。稱禹文命敷于四海。則與所謂自然被四表格上下者有間矣。猶王者氣象也。至臯陶則稱其允迪厥德。

謨明弼諧。但言其躬行以輔舜禹。蓋純乎臣道也。稱禹者。霄壤不侔。蓋逐一稱贊。各當其人。而其文法俱相似。但解者不察。以祇承于帝曰。粘卻文命敷于四海。已失其指。又以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爲臯陶所陳之謨。是以其義□□不明作□□□□□□□□□□曲說趨□□□□鄺見□推□引得如此。亦可證得前頭意思。經緯明白。易爲提掇耳。大概古人作文。一字不苟。但後人自看不出。以心粗故耳。除其間缺文錯簡。聲牙者不可通。其它一言半句俱有意。決無雜亂無統紀者。且如言堯德性而曰。欽明文思者何。欽存於心而明燭物理。文見乎外而思存乎中。皆表裏之謂也。言行實而總以恭讓者何。恭以持己。讓以接物。日用之間。惟此二字足以該括其所行矣。既曰被四表矣。又曰格上下者何。言四表只說得橫四至。故又言格上下。方見六合之內。無所不到。且此題全要做得聖人氣象出。欽明文思。人人有之。安安則未之見。恭讓人有能者矣。允克則聖人之所獨也。如是則知其充極。安得不彌六合。源之深者流必長。實之博者聲必宏。斯之謂矣。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聖人能明其大德。是以修己之功。蓋無以復加。故推以及人。而無感不應。所謂舉一世而薰陶之。而無有出於聖人範圍之外者。

又

上文稱贊是虛說。此方指其實事。言所謂放勳者。此也。此固是身家國天下。但衆人搭上修齊治平上。

說取重去便易失卻聖人氣象。此是聖人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故隨感隨應。其效神速。如所謂修己以安人。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存神過化。綏來動和。舉天下之大。皆同於德化之中。雖甚盛德。蔑以加於此矣。德曰俊德。明曰克明。故以感人無不應者。固非衆人所及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爲治之法。莫先於治歷明時。蓋天時正。然後人事方有所統紀。是以聖人慎之重之。終始不離乎敬者。此也。日月星之遲速。有自然之行。辰之遠近。有自然之要度。步之以歷。占之以象。不過敬順天道之自然。而無敢用其私智者。蓋將以授之於人。使知東作西成之候。其所係者甚重也。苟一或不謹。而上有乖於天。卽下有誤於人矣。

〔破〕聖人之命官。順乎天以作歷。明其時以授人。始終不越乎敬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餘三題同此意。

註謂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攷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所分有定職。所居有定方。所攷驗有定法。晝測日景。夜求中星。皆仰觀諸天。以察有形之象。民以和而析居。鳥獸以和而生育。此又俯察民物以驗夫無形之氣。古人作曆。周密如此。所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非敬天勤民者。孰能如是。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前所命者分掌四時。至此又總命之。四時一周則爲一期。期之日三百六旬而又六日。蓋有奇而不齊。

作曆者必因其餘以置閏。然後四時可定。而春不可以爲夏。歲功可成。而子不至於爲丑。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此信治百官。孰敢玩歲愒日。而不思所以趨事赴功。庶績咸熙。亦其效之所必至也。

又無帝曰字

前分命四節審曆之正。此又以置閏足之。然後曆法方全備。蓋以一期之日。有奇不齊。必以餘日置閏月。然後四時定。而歲功成。否則春失閏而爲夏。寒暑反易。而時不定。子失閏而入丑。名實乖戾。而歲不成矣。故定時成歲。全係於閏。閏以正時。時以作事。春而布德宣惠。夏而勞民勸相。秋冬則禁暴慢謹。蓋藏之類。如月令所載。皆百工之職也。天時既正。則人事自修。以此信治百工。如日省月試。考績黜陟。如所謂歲終詔廢置。三歲行誅賞。先時者殺无赦。不及時者殺无赦之類。人无敢不及時趨事趨功者。所以衆功皆廣也。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此亦史臣贊舜德爲聖人之實。尊爲天子之由。重華協帝。蓋亦總言之。光被四表者堯也。而舜重光如堯。然其德可謂盛矣。夫謂之重華。則一言足以極其形容。然究其所以。則累言不足以盡其蘊。是故濬哲文明。溫恭克塞。必枚舉而歷言之。以見聖人所以由側陋而登庸。自耕稼陶漁以爲帝者。凡以此也。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與堯克明俊德一題相類。皆是說聖人神化之速。其一感一應猶影響然。所謂歷試諸難之實也。但上三者是常事。猶可能。末一節卻是處變不亂。最人所難能者。於此觀之。則舜非特有過人之才。且有絕人之量。舉而加之萬民之上。若固有之宜矣。孟子稱其耕歷山而人讓畔。漁雷澤而人讓居。陶河濱而器不苦窳。與前三事相類。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富貴貧賤變於前。而其心未嘗變。亦與後一節相似。

又

此是堯得舜而歷試諸難。而舜爲聖人。才全德備。無施不可。故凡有所爲。其效響應。然上三者皆人事之常。衆人猶或可及。卒然而遇天變。於此而不震不懼。不易常度者。此豈衆人所能及哉。誠如是。付託以天下之重。所謂談笑而舉之者矣。豈不能勝其任乎。堯所謂以天下得人也。

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舜初攝位。庶務更新。以示正始之道。而事之重者。莫急於治曆明時。故首察璇衡以稽天象。其次莫重於祭告神祇。故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次之。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聖人攝位。首祭告神祇。以感於神。其次朝會。以感於人。蓋天子爲神之主。又爲民之主。正始之道。必以此二者爲先。觀其祭非常祭。而謂之類。朝非常朝。而謂之日覲。可見矣。

又

天子乃神人之主。故舜既攝位。卽禮神祇。以盡祭告之誠。以君爲神之主也。朝諸侯以正君臣之分。以君爲人之主也。皆正始之道所當先者。故祭非常祭而特行之。朝非常朝而特徵之。觀類與日覲可見矣。然主祭而神享之。天意之所屬也。會朝而諸侯率服。人心之所歸也。聖人之有天下。豈偶然哉。

若只作上一截。則言神有尊卑。故祭有先後。所以先上帝。次六宗。次山川。而後及羣神也。

若作下一題。則聖人當攝位而合諸侯。所以與天下正始也。其間但以輯瑞班瑞爲說。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

聖人之時巡。始於舉祀事。以感神明。終於朝諸侯。以明禮法。二月而東。至岱宗。蓋各順其時。然所至必先祭祀。而後覲諸侯。先神而後人。其序自當如此。猶前類禋望。後方輯瑞覲岳牧也。肆覲與肆類文法同。當就此分上下截。其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皆覲東后一比事也。此言舜攝位之初。祭告會同之後。卽出而巡狩方岳。凡禮法之所係者。一一整飭之。以新天下之治。而與四方正始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聖人之疆理天下。封表十二州之山。濬導十二州之川。所以辨封域。正疆界也。蓋自攝位以來。察璇璣以正天時。修祭祀以交神明。會同巡狩以撫馭侯國。至此又從而正經界。其先後次第如此。然於此可

見胸次包羅規模廣大舉四海之廣皆在其心量中其經界區處井井有條所謂與天地同流豈曰小之補助而已者於此可見此處要口規模氣象宏闊它人管一家且有莫知所措者今聖人一出便能整頓乾坤且天下之大有名山大川爲之限隔風氣不通民生異俗封疆之域一彼一此俱有自然聖人從而封之濬之而州域不勞而辨矣作此題者說出聖人氣象方活動不然則索然無說矣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若上截作一題則以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爲下截

聖人之制刑有定法而其用刑無忽心夫刑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雖聖人有所不容廢也故重而五刑寬則有流輕焉鞭扑寬則有贖誤犯者不待流贖而遂赦不悛者不聽流贖而必刑或重或輕或操或舍截有定敍而不紊者立法之道也然刑特以討有罪使民有所畏而不敢犯耳非特之以求逞也故法雖有定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者則無窮聖人豈忍於用刑也哉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一失其當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故明於立法者所以奉天討不易之定理而謹於用法者所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二者並行而不悖也

上是經常之法下是用法權衡所謂法外意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言聖人用刑輕重各當其罪故足以服天下之心流輕乎放而殛重於竄蓋因其罪而罪之故各隨

其輕重而異其法。聖人初無容心於其間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爲怒。故重不失之苛。輕不失之縱。夫孰得而議之。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命二十二人。四岳居其一。則其咨命之辭與十二牧九官一體。下三句是責任四岳職事。四岳掌四方諸侯朝聘。則四門只是賓四門。而注乃云來賢俊。諸侯來朝則必奏言試功。明目以察之。達聰以聽之。四岳之責也。而說者乃云決壅蔽。註未得經意。故說四岳不親切。甚者不曉欲把四句平說。尤爲無理。今只依傳發明。而中間卻要指言此是命四岳職事。卻以前意插入其間。蓋四方諸侯故來自四門。而明目達聰亦以四言。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毋使明於此而昧於彼可也。

此卽是聖人卽位之初。廣詢博求。兼聽遠覽。汲汲於爲治。而未嘗有一毫自用之心焉耳。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上是命四岳當爲之職。下是命十二牧以養民之政。蓋四岳所以總治於內。而州牧所以總治於外。二者內外之要職者也。故舜於卽位首咨之。觀其攝位亦首覲羣牧可見矣。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聖人命養民之官。備言養民之政。而又極言養民之效。夫州牧以養民爲職者也。故首以務農時重民食言之。此固養民之先務也。然必柔遠能邇。任賢去邪。而後民得於所養。否則德澤壅而不宣。賢否混

而易位。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故歷言之。使於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豈徒內治之民安。雖外夷亦爲之率服。蠻夷率服。則中國治安。不言而可知矣。此蓋極言其效之所至。猶益言儆戒無虞。而終以四夷來王。皆舉遠以見近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百揆之職至重也。非庶官可比也。故舜不敢輕授。必咨之四岳。以求非常之人。伯禹之功德隆盛。非羣臣可及也。故公論推舉。而帝亦信之。而授以非常之職。然舜非不知禹者也。付之公論而已。無容心焉。此可以見上之選人也嚴。而下之舉人也當。所以爲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之世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聖人念民生足食之難。故其命官以務農爲重。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聖人念民俗之薄。而命臣以施教之方。夫民不可逸居而无教也。而況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上之人安得不思有以變其薄俗也哉。汝作司徒。敬謹以敷五教。使民有所觀感而興起寬裕。勿迫使之優柔而自化。此二者施教之方也。能如是。則風俗不期而歸厚矣。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聖人之刑爲猾夏姦宄而設。蓋有不得已也。上言爲惡者衆。以見用刑之由。次言五刑五流。以明輕重。有一定之法。末言惟明克允。以示用刑之要。夫去惡所以安民。蠻夷而爲中國之憂。寇賊而爲內外之害。聖人之所甚惡也。於是治之以士師。重者刑之。而刑有三就。輕者流之。而流有三居。所以待之者。固有一定之法矣。然惟察之明。而小大無所遁其情。然後用之重。而輕重無不當其罪。庶幾猾夏者知所畏。而爲姦宄者有所懲也。命稷所以富之。命契所以教之。教之而不從。然後命皋陶治之以刑。所以輔教之不及也。

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於殳斨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工作什器。所以利民用也。若者。順其理而治之。作淫巧者。非若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

上文皆所以憂民至此。則又欲使草木鳥獸亦得以遂其生。聖人之仁也。若者。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使各順其性。若天闕其生。非若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前言治民。此言事神。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夫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其禮不同。而皆以敬爲主。蓋禮者敬而已矣。而況於交神明乎。必無早無夜。一以寅畏爲事。庶幾心無私曲。湛然清明。而牲幣祝號。

之次第。籩豆鼎俎之隆殺。壇墀圭璧之陳列。皆秩然有序而不亂。故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皆敬心之所爲也。蓋以交神明聖人之所甚重也。故秩宗之職。必咨四岳。以求其人。與百揆等。其慎重可知也。故其後獨以欽哉申戒之。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先之以輔導之方。必深明乎制作之妙。夫教胥子必有其方。而其所以教之必有其具。而溫而栗。所以翌其偏。无虐无傲。所以防其過。抑之揚之。輔導之方也。詩歌者。本諸性情。聲律則稽諸度數。所以歷言夫作樂之由。至八音諧而无奪倫。則神人可感。所以極言夫樂和之效。神且感。而況於胥子乎。此教之具。所以在於樂也。

此題只與命臯陶者對看。便見得分曉。樂爲揀胥子氣質之偏而設。猶刑爲禁蠻夷寇賊之爲亂而設也。刑有三居三就之殊。樂有詩歌聲律之異。刑必惟明克允。而後足以當人心。樂必諧而有倫。而後足以和神人。其咨命節次。大率相類。前一節先言胥子德性多未純。吾欲使之如此純。全方好。次一節作樂之曲折。未言克諧。曰無奪。方是戒飭責望。后夔之辭。言必如此純。如皦如。方能感動得胥子。方有以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方可以无負汝典樂之職。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聖人欲去讒邪之害以安衆心。故命官以謹出納之防。而求其當。夫讒說進則治功墜。聖人所以深惡而重爲之防也。且人君固慎於聽納。而巧言易以惑人。凡善類无以自容。而衆心爲之不固者。皆讒說之爲害也。聖人於是有納言之職焉。夙夜孜孜。慎汝所職。教令必審而後出。奏逆必審而後納。使悉當於理而不悖焉。則有以杜讒慝之口矣。

舜命九官。納言獨居其末。蓋禮備樂和。功成治定。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苟讒間得以行於其間。則是非亂而觀聽駭。賢者恐懼。人人自危。不得展布四體以爲治。而前功盡廢矣。何以保治功於無窮也哉。夫子論爲邦於樂。則韶舞之後。必繼以遠佞人。正此意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所任之職不同。而相天之事則一。故總以欽哉戒之。天下之事。无一不出於天。天不自爲之。而命之君。君不能獨任而分之臣。典曰。天敍。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討曰。天討。何莫非天之事者。人特相之而已。一或怠慢不敬。則曠官廢職。且得罪於天矣。敬也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敬无往而不存。卽事無一之不理矣。聖人戒飭臣下。所以辭約而理備也。勉之以敬。而警之以天。知所以畏天。則知所以守職矣。

又

發聲嗟之辭。以告其臣者。所以使之敬其事之出於天也。天下之事。孰非出於天哉。人臣之職。雖各不

同。而凡所以爲其事者，孰非天之事也。事雖出於天，而相之者在乎人。苟違天，則失其所以相之之道矣。爲人臣者，可不敬其所事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聖人之命官，告戒之辭，嚴於先，勸懲之法，繼於後，此其治功所以無不立也。

三載考績，至庶績咸熙。

聖人執御下之權，故朝無不舉之事，夫課功以行賞罰，此人君御下之權也。聖人考績於三載之後，黜陟於三考之餘，賞罰既明，而人無不力，是以衆庶之績，雖有不同，而咸熙之效，若出一致。

蓋天下之治，皆分之二十二人，聖人但執賞罰之柄而已，此所以恭己無爲而治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此言其君臣交際，截有定制，而其綜覈勸獎，臣下復有要法，此所以不勞而治也。夫五載之多，天子一往巡守，諸侯各一來朝，其交接有時而不亂，奏言以觀其蘊，試功以考其成，而車服以厚其報，其賞功覈實而不欺，聖人以寬訓衆，以簡御煩之道也。一往一來，禮无不答，所以通上下之情，言必敷奏而无所壅，功必明試而无所蔽，民功曰庸，立諸侯所以爲民也，故有功於民者，輒旌異之。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上是史臣贊禹之德。下是史臣述禹之言。本難相連。只得取巧說。禹之德教。既以加於百姓。刑于四海矣。而其心猶未敢自以爲足也。方且責難於君。欲君臣同其敬畏。各盡乃職。以成治化於天下。所謂處已治如未治。此大臣之用心也。然亦无背於理。无忤於註。儘活動有生意。乃者難辭。非已然之謂也。言必先如此。乃如此。正責難之意。

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大臣有文教。以加於百姓。猶不忘忠諫。以事其君。必君臣皆存敬畏之心。而後政可成。而民可化也。

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

人臣有責難之論。而人君有深信之辭。

此題本與傳注不合。然臣言君答。本自相應。傳者自失其旨。故或有如此出者。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无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上是深贊克艱之效。下是極言克艱之難。蓋君臣果能如禹所言。各敬其職。則公論大明。善類畢集。而天下大治矣。然而豈易能哉。自非稽衆從人。安能使嘉言之罔伏。非不廢困窮。安能使賢才之无遺。非不虐无告。安能使萬邦之咸寧。此克艱之所以爲難。惟帝堯而後能之。非常人所及也。

〔破〕克艱之謨。深許夫大臣克艱之實。歸美乎前聖。若只作上比。則就允若茲截。言能以克艱之道體諸身。則致治之效不可及。